

普希金

Secret Journal 1836 -- 1837

秘密日记

普希金诞生二〇〇周年纪念

(1799 - 1999)

(Alexander S. Pushkin)

亚历山大·普希金 / 著

彭淮栋 / 译

海南出版社

Secret Journal 1836-1837

目
次

译序	1
前言	24
普希金秘密日记	31



译序

俄国文豪普希金传闻有一秘密日记，遗嘱言明死后百年始可出版，这本神秘日记近年现身，内容奇特，斯人也而有斯作，十分逗人兴趣。

日记逐条而记，未标日期，揆诸内容，则似不难推测其起迄时间。全书首句说“我找丹特士决斗了”，普希金在禁卫军官丹特士公然追求其妻纳塔丽亚的满成风雨中接获匿名信寄赠“乌龟学会会史编修证书”，而第一次向丹特士挑战决斗，一般多作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五日（以下概用旧历，加十二天为新历），此句如为提出决斗当天所记，则日记落笔日期可定，即非当天所记，宜乎虽不中，亦不远。丹特士经人斡旋，暂图息事，允娶普希金大姨子凯瑟琳，以示对普希金夫人未存非分之想。普希金收回挑战，但再接匿名信告知丹特士夺妻之计，义不再辱而第二次提出挑战，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决斗，普希金中枪，二十九日不治。全书倒数第二则说“决斗定在明天”，故绝笔或即二十六日。最末一则有云“今天与芝芝在



一块”，此则可为二十六日之补笔，亦可为二十七日出门决斗以前所记，但以二十六日补记较为可能。

言归正传，这本日记是普希金的私房秘记，性史告白，实质上可视为他的性自传，从他难忍绿帽谣言之辱，向谣言中让他戴绿帽的丹特士提出决斗写起，以近似女阴崇拜的思路，自他与新妇纳塔丽亚同领男欢女爱的通幽曲径而下，贯串生平所历女阴，由生母亲姊至使君之妇，从青楼妓女而上流贵妇，自乡村村姑至通都名媛，由情人之姊妹至两个大姨子，难以备载。日记中的普希金视交合为极乐之天，女阴为生命之门，无论夫妇合欢，女友云雨，平康行乐，叙述床第技巧不厌精细，唯求赤裸，抒写云情雨意务期透彻，专重直露。观其旨趣，男女关系始于女阴，归于女阴，人生至苦在此，至乐亦在此，遂以自认天经地义之立场，写世俗以为极淫至褻之情事，而成此举世独一无二的性书。将此作携出俄国出版者在前言中说，“字里行间描写作者隐衷秘事，诚实的程度令我极为讶异”。全书多处奇笔怪论怵目惊心，难以具述，有请读者自行领会。

这些文字不属“大节不亏”，小节出入可也”的随兴戏论，也不是正务之遐，聊为遣怀的侧艳之词，而是普希金其人其文的整体重

要构成部分。他有意以此整体全貌示人，自言一因日记中所述重重罪孽、错误及身心折磨，与他的其余宏篇杰作同属他传世总体的要素，不可以独没世而不彰，二因“写作病”无可救药，虽千万人吾往矣，妻子儿女何辜，仍要做人，但此病与生俱来这些心事隐衷即欲不付诸纸笔，也不由自己。

普希金秉持真我，一笔直前，但有时也未免免俗，顾及乡曲毁誉，考虑人言物论。写作病往往致命，尤其政治写作病之利害，他自识字以至而立，耳闻目睹兼亲身经历，体会甚深，也知所趋避——他数度于危殆之际烧毁足以击狱、劳改或杀身的手稿，以及包羞忍耻，对尼古拉一世苟与委蛇，都是著例。这本日记不涉政治，不谈革命，然而写男女大欲，并且如此写法，犯不睦，违世道，一至于斯，希冀检查机关视若无睹，必不可得，即其余当代人得知他有这些文字，也会“把我给宰了。”

一八二〇年代，普希金以文字获罪，先流放南方，然后圈禁于家族世袭领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交家长管束。面对家门不幸，出此子弟而悲忿交加的父亲，他桀骜抗颜，傲然我素，一八三〇年代成婚生育女后，则大异昔日，奉职朝廷，忙碌社交之余，念念不忘家门清誉令名。一八三〇年名作《致诗人》说：



诗人!不可重视众人之爱,
他们的嘈杂掌声消歇迅速,然后
你就听见蠢夫的评判,与
群众令人寒心的讪笑。
你当屹立,静定而岸然;
我是国王,国王有自己的生命。
你自己的自由的精神召唤你
要你完美你的梦开出的花。
有成莫求赞美,
赞美存于内在;
你就是审判者,
而且是所有审判者中最严格的。
你自足而心安吗?那么,
且任乌合之众肆口喧哗,
任他们对你圣坛上的火,
任他们对你神殿里缭绕的香烟吐沫。

诗国国王,如普希金另一名诗《先知》所言,是诗权神授的,职司以文字点亮人心,且诗人自有连城璧,设使“真书不入今人眼”,



则得失寓乎方寸,可以冷对嗤点,褒贬不入。但是,出了诗国,诗人亦人,普希金以七情六欲热烈生活,随世俯仰,而并非完全和光同尘之流,片言不和,也快意恩仇,付诸决斗,维护荣誉。

普希金后来丧命于决斗,一般认为大概为的就是普希金家族门楣,妻子儿女的荣誉。在维护世俗荣誉之前,他忠于诗人天职,书所当书,但写了《秘密日记》,自知这等文字将致自己身败名裂,并且连累亲人,实难“且任乌合之众肆口喧哗”。诗职世情两难,计将安出?他的两全之策,一是将白纸黑字秘而藏之,是非付诸身后,俟诸来者,也就是日记第一则所说,留与历史。二是使用密码。

密码写作

普希金以密码写作,这并非首次,他在俄国文学旷代巨作《叶夫盖尼·奥涅金》已用此法。史称俄国第一场革命的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事溃败,首谋五人初判五马分尸,事变后即位的尼古拉一世故示皇恩,谕改绞刑,余三十一人终身发配西伯利亚,另八十五人无限期苦役,一代精英几乎一朝而尽。党人之中,不乏普希金中学同窗,以及他毕业后在圣彼得堡等地社团结识的旧雨新



知。他们与普希金频年过从，而以普希金质性轻躁，非可共图大事，或因与其任他同冒不测，不如为民族留一罕见诗才，并未援他人伙，但普希金形同为党人草檄，众人素常传抄高咏其名作《自由颂》，最高调查委员会亦查出起事校尉军士人人私藏习诵普希金诗作，认定他实与反谋，欲加捕治，苦无证据。

党人发难，普希金另案困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闻讯自知身涉嫌疑，为免罪加一等并徒增株连，漏夜焚毁犯禁手稿及与党人会面谈话等笔记，其后数受审问，暂得无事，而待罪终身。尼古拉一世深知此人秀才造反，顺势故示优遇，巧加羁靡，一八二六年后特旨准赴彼得堡与莫斯科，由有司就近监视，动辄传问申斥，凡有所作，概先呈报，始得流通。名作《波里斯·戈都诺夫》付审，尼古拉一世阅后谕令修改，普希金不从，此作即连年不许付梓。

普希金回京后，重新录用，依皇村学校毕业生惯例，派在外交部担任十等（或九等）文官。他素以诗人自视，殊非奉职唯谨之辈，于放浪生活，卑词应官之余，作品不断。尼古拉一世治下，文纲日密，端的是“摘抉细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诬”。普希金既不甘为御用，常于作品涉及人民、政治或历史之时两可其词，暧昧其意，关键之处甚至昨非今是，取合当道，后人指点到今疑。《波里斯·戈都诺夫》等作品隐刺著名的布加乔夫有以暴易暴之嫌，并明言布加乔夫

之类起事如无人民支持，了无意义，而人民若无适当领导，则盲目而危险，以某些历史阶段言之，君主专制有其必要，改革最好如彼得大帝，自上而下，只是《波里斯·戈都诺夫》以此书法，朝廷仍疑其包藏叵测。普希金处此局面，堪称跼天蹐地，窘态非常。

普希金一八三〇年秋天完成毕生冠冕之作，自传性质浓厚的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全书结尾，奥涅金回首前尘，深悔当年回绝少女达吉雅娜悦慕示爱，怅恨成病，终于鼓勇驰书已是公爵夫人的达吉雅娜，挽伊人而补情天，未获回音，直奔上门，伏倒正在含泪读他来信的达吉雅娜脚下。达吉雅娜痛述心曲，一吐当日被拒之辱，自言并非慕荣爱富，但奥涅金当时义正辞严，如今何必多作儿女之态，昨日已远，“我是爱人的（此情何必掩饰）/但我已嫁作人妻/将对他永远忠实”。普希金走笔至此，与读者、达吉雅娜及奥涅金道别，合上这部“生命的小说”。

论者认为，这是普希金诸作中最自然而无可争议的收尾。但墨沈未干，普希金自觉经营连年，而心爱的奥涅金这个典型空负才情，落寞以终，意有未愜，回想往者游处群英，既然有志不酬于现实，何妨寄壮图于诗中，因此增设一章，以为金声玉振，写奥涅金这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的原型遭达吉雅娜相绝之后思有作为，与十二月党人结合，文中对党人活动颇有著墨，甚至直揭



姓名。有“俄国生活百科全书”之誉的这部小说于是以鲜明的政治转折收场。据考他写成十六节,但转想一旦事泄,必定不免,因此毁稿,各节只留前四行,而且使用密码书写。此章之写作与内容,已难尽详,但存稿在本世纪初由专家解码译出,可窥大概,首节即直刺亚历山大一世为“软弱狡诈一秃翁”。

普希金历来形象

普希金被俄国人尊为俄国的文圣诗神。他在世界文坛的声价或许不如托尔斯泰与陀斯妥也夫斯基,但被视为几乎只手开创现代俄国文学,铸造了俄国文学的语言,提升俄国文学可以在世界文学争一席之地的纯正艺术。历代俄国文评家不厌重申,俄国文学至普希金,境界始大,思想始深,普希金之于俄罗斯,犹但丁之于意大利,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歌德之于德国。上自果戈里与别林斯基标举普希金为“民族诗人”(“诗人”取德文 *dichter* 之意,即文字的艺术家),中经杜斯妥也夫斯基称扬其为俄罗斯民族灵魂表征与命运化身,下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文评极言其为进步人士、十月革命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先知,普希金生前身后,俄国各路文学理论与政

治立场面对其诗其人，无不照镜，相看俨然，各见所见，各取所需，处处合辙，共叹先得我心。诸家众流这般抵毁普希金，率多断章取义而以彼就我，或于无字处读书而强作解人。各家所见不同，宗经之意俱在。然则普希金地位可知。

然而由此过程浮现的普希金形象，是经过相当剪辑的。普希金其人其文颇有另外一面，论者或为贤者讳，不言其事，或稍信其有，而以人不必如其文，轻描淡写，顺笔带过，更有只视其为“诗人”，而无视其“人”，于这一面只字不提。无论如何处理，都持之有故。如今《秘密日记》公开，普希金现身说法，真面示人，爱他者似无必要再强他藏头露尾。

普希金英年骤逝，而才华勃发，健笔辛勤，杰构连出之外，也不护细行，一生与色、赌相终始，《秘密日记》通篇说此二事，快语成文，快读成趣，本来无需赘序，只是日记涉及作者许多生平人事，其中有些背景尚可稍加介绍，庶几更近读其书而知其人之义。

出身

普希金父亲的母系祖先为阿比西尼亚黑人，自君士坦丁堡的



土耳其苏丹后宫被海盗掳至俄国，由彼得大帝收养，拔擢为海军将军，娶朝中淑女为妻。普希金有时颇不讳自己系出那位“彼得大帝的黑人”。日记开头不久，普希金自称“猴脸侏儒”，即指其阔嘴、白牙、蓬发的遗传而言。他的多重矛盾气质，也可能与所谓“一滴非洲人的血滴在俄罗斯的雪地上”有关。他禀性甚重感官生活，对语言的节奏与音乐性敏感过人，有些是否出于血统，不少论者认为也逗人兴趣。男女大欲方面，普希金需求不小，其妻曾有他“将她围在热焰之中”一语，或非泛指。但妻子受“俊如天使”的法国金发军官丹特士追求而情不自禁后，他自惭形秽，盖世诗才于夫妻燕好之际，为此妒火焚身，日记说之十分详细。

普希金父亲为莫斯科社交界名流，富于藏书，家中为文人雅士会集之地，使用法文，故普希金幼读法译世界名著，也毕生法文优于俄语。母亲亦雅好艺文，但夫妻俱非善于理家及乐于亲近子女之人。《秘密日记》以法文密码写成，实是当行本色，与父母不亲之痛，日记中也慨乎言之。

十二岁上，普希金就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设立于彼得堡约二十公里外的贵族学校“皇村中学”。此一培育缙绅廷臣之所，成为诗人摇篮，普希金早慧，各体诗文落笔成章，稚拙的学步或仿制之中，不失流畅优美的潜力，但也开始流露玩世气性。一八一七年毕业

前，他被当代诗坛泰斗杰尔查文预言为俄国文学前途所寄，同时兼以色情诗闻名师友之间。盖普希金爱欲与文才同步早熟。十九世纪的俄国自由思想大本营，大致可以分为普希金一代在军队，之后即大思想家赫尔岑世代在大学，普希金混迹镇上驻军之间，一边与日后的十二月党人结下因缘，一边近墨而黑，跟着爱上种种“男人的乐趣”。《沈从文自传》写童幼时代耳闻目睹于边城士卒的体验，似甚相近，唯普希金先天之根加以后天浇染，非此寻常。

普希金的情根艳词，此时即有用武之地。著名文社“阿尔扎马斯”的领袖卡拉姆辛一八一六年避暑皇村，普希金遵照也是社中要员的伯夫吩咐，上门为常客，对长他二十岁的卡拉姆辛夫人油生倾慕，进而写信表白。

卡拉姆辛夫人之前，普希金曾钟情住校长家中，新婚不久丧夫的马莉亚·施密特，献诗《给一位年轻的孀妇》，情文并茂，热烈大胆，敦促伊人不必死守亡夫，死者已“无福享受春天的玫瑰……/与情人羞答答的呼吸”，吃醋的丈夫不再恼怒，“也无法从永恒的黑暗重返人间”。校长斥之为色情诗，并严批作者无神论（不信灵魂不灭），言重而不无根据，而普希金在《秘密日记》中数称生平以到处分送绿帽为荣，原来有其源始，只是得帽者不复尽是亡夫。



流放与爱情

一八一七年六月，普希金毕业，派在彼得堡外交部办事，加入阿尔扎马斯文学社，次年写出名诗《自由颂》，但同时数年京华，吃、喝、嫖、赌、赏戏、捧芭蕾舞女，逐色猎艳，“身殉欲爱”，恣逸无度。他结识公共图书馆长兼美术学院院长欧勒宁，一八二八年曾向其女求婚未成。一八一九年，在奥勒宁家邂逅师长夫人安娜·凯恩，一见上心，一八二五年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重遇，赋诗表情，这是后话。

普希金文学活动热络，每作一诗，都下传诵，当局防患于未然，一八二〇年将他派往南部的诺沃罗西亚，名为改调，实为流放。此后数载，普希金遍游高加索与黑海沿岸熬德萨等地，对沿途多处居停主人的女儿赋诗传情，其中最重要者，为在基施尼奥夫流连剧院，结识剧场经理里兹尼奇的意大利裔年轻妻子阿玛莉亚，再陷情网，不能自拔，作著名情诗《你会原谅我的妒嫉的梦想吗》抒怨，一八二六年得知阿玛莉亚病故，作《在她祖国的天空下》缅怀旧情，也是传世名作。

普希金以不服长官，一八二四年被押返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地



方当局著令其父具结管束，父子不能相容，老普希金曾在一次争执后自屋内冲出，狂喊逆子殴父，“至少举拳作势”声闻全族，普希金驰函友人备述其事，‘政府得知，如何是好’，并谓宁入大牢或修道院，犹胜此间。

普希金难安于家，又素轻权贵地主，《叶夫盖尼·奥涅金》第二章所述，奥涅金的士绅马车声，辄快马后门驰避，实是夫子自道。家门之内忧愠耿耿，家门之外风物闲美，但开门青山，卷帘白水，久亦无聊。他游乡野，逛市集，并成为附近三山村女地主奥西波娃常客，久而久之，酿成波浪不宁的情海，奥西波娃、女儿安娜·伍尔佛与叶芙普拉克西，三女同恋一男，普希金照例有诗纪盛。

一八二五年六月，普希金在奥西波娃家再遇其侄女安娜·凯恩，此番两下生情，过从转密。七月中旬，凯恩离去，普希金思量千寻，临别作成俄国情诗绝唱《赠(K)》，歌颂这位“纯粹之美的精灵”使他心灵复苏，又有了“神性、灵感、生命、眼泪与爱情”。

此诗性灵感荡，抒情述怀，韵高境美，的是作手。然而普希金诗中如此，诗外如彼，绝相矛盾。斯拉夫主义者指普希金道德格调欠深，严肃不足，一八六〇与七〇年的激进派则指他轻浮，常于极庄重之中急转直下，言不及义，作耽溺之语，而讥普希金为“小脚诗人”。《叶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三十节，作者既已自言早已厌弃



昔日京中糜烂不夜的日子，却不时神驰于当日舞会仕女名媛的小脚，甚至恍如玉足在握，即是例子。

普希金与凯恩两情若此，并且称她为“纯粹美的化身”，但数年后在友人书信中夸耀情场战绩，将她说成他的“巴比伦娼妓”。《秘密日记》提及凯恩之处，秽笔有甚于此。

普希金以极不经之语，说极正经之人与事，非止一端。一八二五年底，他致书阿尔扎马斯要角维雅泽姆斯基谈文，信中全以排泄比喻创作，自谓久已不饮缪斯之泉，“为腹泄所苦”，而今“得闻足下真肥，鼻中甚快”神爽之余，“复得从前通便之乐”，为示谢意，“请容我一吻足下那只诗的小鸡鸡”。在名诗《先知》，诗灵由神启发，在《赠(K)》，诗的灵感是美丽伊人化身，在此信中，诗思之泉在生殖器，作品则为排泄物，所言一事，差异如此。同信谈及《波里斯·戈都诺夫》已经完篇，剧中女角玛琳娜“会让你硬起来，她是波兰人，非常好看”。阿尔扎马斯是反叛文坛主流的结社，诗酒文会及会员通信据考每每竟尚轻佻，言语之际喜作礼法岂为我辈设之态，但普希金个人这类性癖颇为一贯，似有非尽出于集体作风使然者。

普希金不事拘检如此，有时又思爱惜羽毛，遵守贵族义务。一八二六年五、六月间致书维雅泽姆斯基，“此信由一甜美善良的少女奉交，你一个朋友一时失慎，致她珠胎暗结，如今仰仗足下慈善



之心与友谊之情，以此事相托。请在莫斯科赐她栖身之处，并多给盘费，而后送她前往鲍尔金诺（普希金父系世袭领地）。吾等为善，不必使后世得知。此外，我以为人父亲之心，婴儿生出，若为男丁，请妥为照拂。我不愿弃他于育婴堂，是否暂置某村，比如贵宝地欧斯塔夫耶沃？横生此事，惭愧之至，但已悔之莫及”。维雅泽姆斯基一八七四年出版普希金书信，依普希此事“不必使后世得知”之意，此函未印，迟至一九〇六年公开。《秘密日记》自称曾使农奴少女怀孕，赖维雅泽姆斯基巧为安排，或即函中所言此事。

圈禁与出禁

普希金多腹笥，富诗才，激昂请民命，慷慨歌自由，而似乎并非成远谋之智，抛头颅之勇，其与十二月党人相结，已有人指出基于素抱理想及明确目标者少，因缘际会而言语投机，热血相合而义气相高者多。他数临巨祸而巧避得免，有人辩之为与其在专制之下暴虎凭河无谓牺牲，不如从权迂回转战。普希金自己也有类似说法。然自另一角度观之，普希金出身世胄，袭荫为地主，受贵族学校教育为吏，虽然注定且自命为诗人，但这“正途”出身影响深重，故而